

夜读偶记

童年秘境与生命回响

读张炜儿童文学新作《狐狸，半蹲半走》

| 洪浩 文 |

近年来，著名作家张炜的儿童文学新作，以深沉的生态关怀与细腻的记忆书写独树一帜，《我的原野盛宴》《爱的川流不息》等虚构或非虚构作品，皆深情地表达了对儿时、对自然的眷恋。最近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的小长篇《狐狸，半蹲半走》，依然延续了这一脉络。

作品以童年回忆为经纬，书写渤海湾畔那片林野，编织出一幅融合孤独、温情与神秘的生命图景。这部小说类似于非虚构作品，它不仅是个体成长的回溯，更是对自然灵性、记忆重构与人性本质的深刻叩问，堪称其童年叙事系列的姊妹篇。

故事始于一座与世隔绝的林中小屋，主人公的童年被茫茫林野包裹：北面是遥远的大海，西南是沉寂的林场，东面是母亲劳作的园艺场，而最近的村庄也在十几里外。地理的孤绝塑造了主人公独特的生存状态，这里没有同龄玩伴，唯有四蹄动物与飞鸟，外祖母的传说与父母的短暂归家成为与外部世界的有限连接。标题中“半蹲半走”的狐狸，恰是这种生存境遇的隐喻：它既非全然隐匿，也非彻底显露，而是以警觉的姿态游走于安全与危险、现实与幻想的边界。这种姿态贯穿全书，成为理解小说中童年世界的钥匙。

张炜笔下的童年是矛盾的复合体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林野中的生活因自然的馈赠而丰盛：外祖母酿造的果醋、烤制的地瓜糖，从柴垛中惊现的野兔，夏夜铺满星斗的天幕，这些细节如琥珀般封存了记忆与时光。然而，孤独始终如影随形。父母的长期缺席让主人公与外祖母相依为命，外祖母的故事成为抵御寂寞的盾牌。那些关于海中精怪、林中妖怪的传说，既是吓唬孩子莫要乱跑警告，也是成人世界对未知

恐惧的投射。在主人公的认知中，传说与现实并无清晰界限：牧羊人口中的特务与黑煞，园艺场民兵的巡逻枪声，与狐狸的窥视、猫头鹰的夜啼，共同构成了世界的逻辑。这种混沌的认知还原了童年的本真，即不以理性丈量世界，而以想象弥合现实的裂缝。

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成长，展现了记忆如何被情感重塑。成年叙述者的回望并非客观记录，而是带着乡愁的滤镜：砍树者的闯入，父亲凿山造湖的艰辛，西岚子村民的漂泊，这些沉重现实被儿童的视角柔化，转化为充满诗意的碎片。当主人公目睹守护童年的柳树被伐，愤怒与无助最终化为黎明前上路的决心，这一刻，记忆从温情的摇篮蜕变为成长的寓言；乐园终将消逝，而离开正是为了在更广阔的世界寻找自我的坐标。

在张炜的叙事中，自然是拥有主体性的生命共同体。林野间的狐狸、獾、鼬与麻雀，不仅是主人公的玩伴，更是与人类平等的灵性存在。外祖母与自然的神秘联结，牧羊人对羊群的守护，乃至传说中老獾精的恩怨，皆暗示着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相处。然而，这种平衡不断被打破：猎人猎杀黄鼬，砍伐者摧毁树林，这些闯入者象征着现代性对荒野的征服，而主人公的愤怒与抗争，则是童真对暴力发出的微弱抵抗。

小说中，对水的书写最具张力，也特别引人深思。小屋边的水潭是宁静的象征，鱼群在此栖息，柳枝垂拂如母亲的手臂；而远方的大海则代表未知的诱惑与危险，其涛声像藏在林中的巨兽的喘息。当主人公终于抵达海边，却发现它并非想象中的乐园——渔船的残骸，溺亡者的传闻，打鱼人讲述的猫头鹰精怪，揭示了自然温柔背后的暴烈。这种双重性暗示着人类的

渺小：我们既依赖自然的馈赠，又永远无法全然驾驭它的意志。

小说中密集的民间传说，构成了另一重叙事维度。外祖母的妖怪故事，牧羊人的特务传闻，父亲口中的山间精怪，这些非现实元素绝非点缀，而是与现实互为镜像。例如黑煞常出没于迷途者的幻觉，实则是孤独与恐惧的化身；老獾精对猎人的复仇，暗喻自然对掠夺者的反击；西岚子村民讲述的水妖，则折射出流浪者对命运无常的惶惑。传说成为民众解释苦难的语言，当现实过于沉重，便以精怪之名将痛苦外化。这种现实与幻想的交织，在儿童视角下获得了合法性。成年读者或许会剥离传说的超自然色彩，但在主人公的认知中，它们与园艺场的枪声、父亲的凿山故事同样真实。这种叙事策略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，迫使读者反思：那些传说，是否正是另一种未被压制的认知方式？当现代理性试图消解神秘，我们是否也失去了与自然对话的能力？

《狐狸，半蹲半走》是一曲献给消逝的乐园的挽歌。张炜以诗意的语言、鲜活的方言以及充满象征的意象，将个人记忆升华为普世经验。在主人公奔向南山，背影融入黎明前的薄雾的那一刻，出走，既是童年的终结，也是新生的开始；而林野中的孤独与传说，终将在记忆的沉淀中化为生命的底色。小说承认童年的脆弱，却也坚信记忆的永恒。回忆中，狐狸的影子仍在暮色中半蹲半走，那些关于童年的私语，那些传说的回响，那些自然的震颤，便成了作家对抗遗忘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《狐狸，半蹲半走》，张炜 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，定价：35元

上架新书

《经典的炼成》
阎晶明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2元



《经典的炼成》是著名作家阎晶明“鲁迅研究”系列的最新著作，本书从鲁迅人生主题与道路抉择、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、从《故乡》谈鲁迅小说的现代性、对《野草》的逐篇简释等多个方面，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，试图从文字中发现和阐述鲁迅何以成为鲁迅、鲁迅的创作何以体现出多方面的超拔以及现代性自觉，为读者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提供了更多的角度。

《宝铃》
庆山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59元



洁净地生活，纯真地歌吟。《宝铃》，庆山第一部短句诗歌集，返璞归真，卸除一切枷锁，直陈生命的奥义。这部源自灵魂根性经由文字与音韵创造的诗歌集，遍布语言的珠玉。无数世以来乃至无穷尽的未来，万事万物在庆山的时空宇宙中获得了永恒的神圣性同一性。

《追击》
[古巴]阿莱霍·卡彭铁尔 著，陈皓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 69元



卡彭铁尔在这里不仅讲述了一个故事，更将政治、音乐、历史、建筑等素材熔于一炉，呈现了一个无比精致而丰富的艺术共鸣体。

《我亲爱的朋友们》
[韩]卢熙京 著，太文慧译

东方出版中心 88元



关于母女之间、夫妻之间、恋人之间没有输赢的理解之战。“黄昏青春”的人生礼赞，一部罕有的以老年人为主角的作品。

品书录

如何与悲伤相处

读石黑一雄《远山淡影》

| 檀雨桐 文 |

小说一直是我特别偏爱的阅读类型，尽管我现在写的是散文。常听人说大作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他们也会写下非常幼稚的少作。不过，好的作家和普通人的差异，也许就在于即便是少作，他们一出手也远远高于别人。这就是所谓的天赋吧！

在我为数不多的阅读生涯中，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发表的第一部作品《远山淡影》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它让我看到了一部杰作的诞生，以及一位杰出作家是怎样横空出世的。

小说以第一人称“我”的视角来讲述。故事的开头讲到影子死了——影子，是“我”（也就是悦子）的女儿。然后开始了倒叙的描写方式，人物带领读者进入回忆的时空。故事发生在日本长崎，悦子家旁新搬来了个邻居，佐知子，她的女儿万里子性格孤僻且举止怪异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“我”和佐知子成为了朋友，与此同时也和她的女儿逐渐熟悉起来。

当时的日本，人们普遍处于战后的压抑状态，不愿面对战争带来的伤害。佐知子想逃离这个毫无生机又遍布痛苦的地方，可是她的女儿万里子却不愿意。母女俩面对未来的选择出现了分歧，而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妈妈赢了。

妈妈带着女儿远渡重洋来到英国生活。遗憾的是万里子并不喜欢异国他乡的生活，她变得叛逆孤独，不再与人交往，而这也导致了最终悲剧的发生，即小说开头景子的自杀。

作家通过一场游乐场的回忆，为我们揭开了谜底，原来影子就是万里子，悦子就是佐知子。

人们面对自己的伤口，总是下意识地选择逃避，而记忆的虚构也乘虚而入。

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特别打动我，我认为在于它结构的新颖、语言的细腻、风格的忧伤与克制。对于一个讲述战后心理创伤与记忆痛苦的故事，作家没有选择我们所熟悉的抒情套路，而是用极为克制的笔法，仿佛

中国古典山水画的皴染技法，着墨不多，随着故事的推进，人的记忆纠缠与苦痛，也渐渐地晕染开来。

作为读者的我，被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所吸引。原来，真正的痛苦，未必是大声哭喊，它也可以是暗夜里的低泣，甚至是沉默不语。这样的痛苦，让人阅读后感到痛彻心扉。

作为作家的少作，它就像一个人的童年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与趣味。《远山淡影》通过真假难辨的“一人分饰两角”的叙述，让我看到了一个作家对文学艺术的追求，以及他未来的不可限量。确实如此，前几年石黑一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我从中学到了写文章对结构的组织方式，以及对事件细节的描写能力。每个人都有悲伤的记忆，而面对与处理它，也成为我们成长所必须经历的事，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给我的另一个教诲吧。

《远山淡影》，[英]石黑一雄 著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38元